

第六章 結論

宋代的易學主要分爲象術派和義理派，這兩派的分別並非如晉唐之際的鄭王之爭一樣，僅表現在對於《周易》的體例和卦爻辭上的不同見解，而是上升到易學的整個理論體系，如宇宙生成的來源與根據。宋代的象術學派繼承漢代以來以數象解易的學風，更進一步的以易圖來輔佐理論，清代的學者稱此爲「圖書之學」，而邵雍正是北宋象數學派的代表。

《宋元學案》中云：「康節之學，別爲一家，或謂皇極經世只是京房、焦延壽末流，然邵雍之可以列聖門者，正不在此，亦由溫公之造九分者，不在潛虛也。」¹邵雍自三十歲左右得李之才授先天易學後，約有四十年的時間浸淫其中，再加上其早絕意仕進，更是將所有的時間精力致力於推衍《皇極經世》一書，其著作並除了「先天易學」，在文學的創作上著有《擊壤集》。

北宋之降至清乾隆年間編纂的《四庫全書》問世，不但錄有邵雍的主要著作，還可以見其大量引用邵雍學術思想或語錄、著作，如經部易類的 134 部著作中，有 55 部引用邵雍的《先天圖》或語錄。若將把「存目」之書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統計在內，引用邵雍《先天圖》和語錄的易類著作則超過百部。以此可見邵雍的學術思想能貫穿於經、史、子、集。四庫館臣一方面認爲，邵雍之學是「洵粹然儒者之言」，另一方面卻將《皇極經世書》列入子部「術數類」。而在經部「易經類」的《御纂周易折中》裏又有大量的《皇極經世·觀物外篇》語錄。《皇極經世》的主要內容也出現在《御纂性理精義》中。在經部、子部、集部、儒家類、術數類、道家類中均可見《先天圖》。邵雍《皇極經世》中「以元經會」、「以會經運」、「以運經世」的甲子紀年表，則出現在史部裏。可見，

1 黃宗羲著，全祖望補《宋元學案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民國 52 年初版）。

邵雍的學問通貫整部《四庫全書》。邵學能傳於後世，在《四庫全書》中均佔有一席之地，其門人弟子功不可沒。邵學得以傳世至今，除了其學本身架構完整，理路清晰外，邵雍諸弟子的傳承亦功不可沒。前賢對於邵學的研究僅指於邵雍本身，而未見對於其弟子的研究。

第一節 邵門弟子對學術傳承的貢獻

一、學術傳播的貢獻

在邵雍的諸多弟子中，對於邵學學術傳播的貢獻可分為於邵學承傳有功者、邵雍親傳弟子、雅好邵學者三類，此分類著重於，是否能將邵學流傳後世，因此如牛師德、楊賢寶等人，對於邵學並無新的創見及著作，但因其將邵學傳至蜀中，使邵學在四川地區盛行一時，故將之視為承傳邵學有功。

（一）於邵學承傳有功者

張岷、牛師德、楊賢寶、王湜、張行成、晁說之、陳瓘七人。此類學者對於邵雍學術在流傳後世上極有貢獻者，如張岷之聽講筆記成為《觀物外篇》的底稿，牛師德將邵學傳至蜀中，使邵學於四川地區大為盛行，王湜將架構龐大的邵學精縮為《易學》一卷。

（二）邵雍親傳弟子

王豫、張岫、呂希哲、呂希績、呂希純、周長孺、周純明、張雲卿、田述古九人。此類學者從文獻中可看出，曾得邵雍親自傳授易學。

（三）雅好邵學者

章惇、姜愚、張仲賓、鄭史、秦玠、李籲、侯紹曾、尹材八人。此類學者對於邵學的傳播沒有直接的貢獻，但在文獻上可看出與邵雍和稍學的關係，如姜愚、張仲賓等人助邵雍娶妻。章惇對於邵學心神嚮往，但由於人品不端，不為邵雍所接受。與邵學的傳承並無直接的關係。本節匯集宋人傳記資料²，呈現諸弟子生平、著作與學術貢獻。

二、家學傳略

邵伯溫為邵雍之子，對於邵學的研究和傳播可謂居於首功，其主要的貢獻可分為兩部份：

（一）整理邵雍的遺作

邵雍生前，並未自己的學術思想集結出版，而先天之學浩瀚淵博，非窮十年之功無所得，其子邵伯溫為了使父親的學術流傳於世，便將遺稿進行整理，現今所看到的《皇極經世》、《觀物篇》和《擊壤集》皆是邵伯溫所整理訂定。其參考《易經》分上下經及十翼的編排方式，將《觀物篇》分為十二卷，第一至六卷的內容為「元會運世」，如同《易經》中的上經。第六卷至第十卷的內容為律呂音聲，如同《易經》中的下經。第十一、十二卷為〈觀物內篇〉和〈觀物外篇〉，如同《易經》的《繫辭》上和《繫辭》下。並在內容方面增加了祖父邵古律呂音聲的思想和張岷的讀書筆記，使《觀物篇》的架構更加的完整。

2 例如《宋會要輯稿》：是清嘉慶中徐松主修全唐文時，簽閱宮中所藏永樂大典，遇有宋會要，輒命書吏錄出，得五六百卷，未及整理松卒。遺稿歷經輾轉，民國間為北平國立圖書館購藏，交由陳垣先生主持影印，取名宋會要輯稿。凡 366 卷，分為帝系、後妃、樂、禮、輿服、儀制、瑞異、運曆、崇儒、職官、選舉、食貨、刑法、兵、方域、蕃夷、道釋共 17 門。雖頗多殘缺，非復原貌，而所載北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南宋甯宗嘉定十七年共 256 年間史事典制多為正史及他書所不詳，仍然極具史料價值。（清）徐松纂輯，陸心源編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6 年 10 月）。

（二）著有《邵氏聞見錄》

邵伯溫除了在學術思想上於邵學有所傳承，在史傳資料上更著有《邵氏聞見錄》，對於邵雍對政治的態度、與弟子相處的情形，皆有近身的素描。《邵氏聞見錄》卷十八至卷二十三卷皆是記錄父親邵雍的生平逸事，大至邵雍對仕宦的態度，變法的看法，小至與朋友之間的幾首唱酬詩，皆有詳實的敘述，在《宋史·邵雍傳》和《宋元學案·百源學案》之外，對於邵雍的言行提供不同的角度。

三、學術傳播的貢獻

邵雍的先天易學在其過世後，除了其子邵伯溫慇懃整理筆記與論述之外，以門人王湜，張行成等人的研究最深，影響最廣。王湜對邵學用力甚勤，但其所著《易學》以公正嚴謹的態度，將龐大的邵學精簡成一卷，使有意學邵學者不再認為邵學深不可測、高不可攀，提供後學自學的入門，也降低學習上的門檻，除此之外，王湜在《易學》中亦為邵雍辯誣，澄清附會於邵雍的神算傳聞，對於邵學的傳播極具貢獻。張行成可說是南宋傳播邵學的第一人，其對邵學的貢獻可分成三的部份，第一為排定學習邵學的次序，認為欲學先天易學者應先學《觀物外篇》，再學《觀物內篇》，並為《觀物內、外篇》分別著有《皇極經世索隱》和《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》，以解釋邵伯溫尚未闡明之處。第二為訂下理、數、象的順序，認為天地未形成之初，是因理而有數，因數而有象，天地形成之後是以象推數，以數知理。第三為著有《易通變》其中收有邵雍先天易圖共十四幅，邵雍對於這些圖並未立有文字解說，張行成以先天易學的原理解此十四圖，對於後學在瞭解先天易學精研上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王湜、張行成三人可謂繼邵伯溫之後傳揚邵學的最大功臣。

第二節 邵門弟子對易學研究的貢獻

邵雍將先天易學視為補足伏羲畫卦的不足之處，其形成的時間應在文王作六十四卦與孔子作繫辭之後。重要理學著作以《皇極經世》和《觀物內、外篇》為主，其子邵伯溫與邵雍諸弟子所傳承者也以此二書為主。在邵學的傳承上《宋元學案·百源學案》中列有弟子二十八人，其中邵睦為邵雍異母弟、邵伯溫為邵雍之子、邵溥、邵博二人為邵雍之孫，在邵學的傳揚上，邵睦早夭、邵溥棄家學而師從晁詠之，且德性不彰。至於章惇，雖列於《宋元學案》百源門人之中，但史傳明文記載邵雍拒收其為徒，因此這三人排除於邵學流傳之列。

邵伯溫可說對邵雍之學的傳揚居功厥偉，關於邵雍的生平記載有別於《宋史》與《百源學案》，邵伯溫在《邵氏聞見錄》中對於邵雍與司馬光、富弼等人的交遊情形仔細撰寫，對邵雍的日常生活小事娓娓道來，使其形象更為豐富而立體，更容易了解邵雍的為人與性情；了解邵雍性格中的平和、寬仁之處，對於其學述的瞭解極具助益。在學術上，邵伯溫身為邵雍之子，對於其學自小耳濡目染，當非一般弟子所能相較，而其在先天易學上所下的功夫亦十分深刻。伯溫將邵雍生前所留下的遺稿通盤整理，加入祖父邵古的「律呂音聲」之說以及張岷的聽講筆記，將邵學整理成今日所見的《皇極經世》十二卷版本：第一至六卷的內容為「元會運世」；第六卷至第十卷的內容為「律呂音聲」；第十一、十二卷為〈觀物內篇〉和〈觀物外篇〉。如此整理，使後學者便於閱讀學習，增加邵學流傳的便利性。而其所編制的《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》結合《皇極經世》與六十四卦，可說是增加邵學的深度與廣度。邵博所著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大抵仿照邵伯溫《邵氏聞見錄》之體例，記錄邵雍與邵伯溫的言行，與自己對於當時朝政與文章、學術的看法，能補其父所著之不足，對於邵雍的瞭解更為全面而深刻。

邵雍對於弟子皆如兄如父般照顧，不但傳授學問，對於弟子們的生活也非常關心，如周長孺、周純明父子皆師事邵雍，周長孺死後家貧，邵雍便將周純明視如己出，為其娶妻，安定生活。也曾四度推薦田述古為官，可見其對弟子的愛護之心。見尹材、張雲卿、田述古等人有才華，便推薦至司馬光門下，令其見聞越為廣闊。對於邵學的發揚與傳承，在邵伯溫之後，當以陳瓘、王湜、

張行成爲要。

邵雍「先天易學」中有「易數」的變化，而《皇極經世》中又以「易數」歸納中國上下三千年的盛衰年表，因此當時有部份學者誤以爲「推步之書」，並強化邵雍的道家色彩，將其視爲神算。陳瓘對這種說法提出了撥亂反正之聲，認爲若要求吉凶之辭即可在八卦之求，《皇極經世》並非是推步之書。王湜將邵伯溫所編十二卷《觀物篇》精縮爲一卷，使後學在學習先天易學上更能提綱挈領，掌握精要。張行成則提出對「先天易學」中「理、數、象」的看法，並爲後學定立學習「先天易學」的優先順序；更重要的是一爲邵雍所留下的十四張「先天易圖」配合文字解說，揭示「先天易圖」解碼的奧秘之門。

邵雍自而立之年在共城縣得李之才授與「先天易學」後，約有二十年的時間皆潛心研究此道。五十歲之後在好友司馬光、王宣徽等人的幫助下，搬至洛陽安樂窩，一直到六十七歲辭世爲止，皆以作育天下英才爲樂。《宋元學案·百源學案》中列其弟子約二十人，其弟子對於先天易學在傳承、闡發上可略分爲三大類：

第一類的弟子多得邵雍親傳先天易學，且專心致志於此，這一類的弟子大多與邵雍身處在同一個時代，如邵伯溫以其身爲邵雍之子的家學淵源，能得到許多第一手的資料，將邵雍的學說與著作做出系統性的整理。王豫年長於邵雍，本欲將自己對於易學的心得傳予邵雍，其後反爲邵雍的才學所服。張岷、張岫兄弟畢生所著，雖僅《觀物外篇》而已。但張岷所著讀書筆記，更爲邵伯溫整理爲《觀物外篇》，是研究邵學入門的最佳捷徑。楊賢寶與邵雍情同父子，得授「先天易學」後，將之傳予晁說之。周長孺、周純明父子，邵雍對其不但傳其學問，更對他們有養育之恩。這一類的弟子對於邵學的貢獻是所謂「述而不做」，儘量保存邵學的原意精神，以供後學研究。

第二類的弟子雖也得邵雍傳授「先天易學」，但由於師承不僅一人，因此著作種類龐多，對邵學的研究只取某一部份，有失之駁雜的缺點。如呂希哲在邵雍之外又兼從焦千之、李觀、石介、王安石等人。李籲在邵雍之外亦師承二程。晁說之晚年興趣轉向佛學，自號「天台教僧」。這一類的弟子對邵學的貢獻是能

辨清邵學與他學不同之處，並對邵學和他學之間的交流、會通，進而轉化，做出延展與跨越的貢獻。

第三類的私淑弟子與邵雍未曾謀面，僅透過邵雍所流傳下的手稿和易圖，憑藉著對先天易學的誠摯與熱情，自行研究推衍，有所得後寫下著作，如張行成所著《周易述衍》、《皇極經世索隱》、《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》、《易通變》等書皆未得邵雍親自指點，是自學而來。張行成對邵學最大的貢獻是在蜀中將邵學繼續流傳。

邵雍之先天易學直承伏羲，與文王孔子所傳之易有非常大的不同，自成一派極具特色，復加以諸弟子的承傳著作，方能使邵學在「北宋五子」地位上屹立不搖；在明、清兩代都受到重視，並於《四庫全書》經部、史部、子部、集部，都可見其學說影響之巨。廣泛初探其弟子之生平事略、傳承進路，可對邵學做更立體的瞭解及全面的闡述。

